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被害與侮辱的

(四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李雲野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被害與侮辱的

(四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李雲野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第七章

在整整七點鐘的時候，我在瑪司羅波夫家。他住在一個住處，一座小房子，在謝司提來弗須尼街。他有三間稍爲污穢，但卻裝置得並不壞的屋子。甚至有點興旺氣象，同時有着極端的不整潔味。門是一個很漂亮的十九歲女孩開的，她穿得樸素但卻可愛，乾淨，而且有着很性善的，歡快的眼睛。我即刻猜出這是他那早晨隨便提到的亞歷山德拉西米昂諾夫那，拿對她的介紹作爲對於我的一種誘惑。她問我是誰。聽到我底名字，就說瑪司羅波夫在等我，不過他在他屋裏睡着覺，她帶我到那屋裏去了。瑪司羅波夫睡在一張很好的軟沙發上，身上蓋着他底髒大衣，頭下一個破敝的皮枕頭。他睡得很不熟。我們一進去，他就叫我底名字。

「唉，是你呀？我在等着你。我正夢着你進來，弄醒了我。所以正是時候了。走罷。」

「我們到那里去呢？」

「去看一位太太。」

「什麼太太爲什麼？」

「布白諾夫夫人，還她債。她不是一個美人嗎？」他以懶慢拖長的話說，轉向亞歷山得拉西米

昂諾夫那，而且想到布白諾夫夫人，他確乎親了他底手指頭。

「滾過去罷，你順嘴瞎說！」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說，覺得她分應作出一種生氣底表示。

「你不認識她嗎？讓我介紹你，老人。這里來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，讓我來給你介紹一位文學的將軍；他一年只有一次不要什麼給人家看，在別的時候你是必得付錢的。」

「他又胡說了！你莫要聽他；他總是笑我。這位先生怎麼能是一位將軍！」

「這正是我所告訴你的，他是特別的一種。不過大人，你莫要以爲我們沒有見識；我們比上來一看要伶俐得多。」

「莫要聽他！他總在誠實人面前把我弄迷糊，這個無恥的傢伙。他有時帶我到戲園子去要好

得多。」

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，愛你底家……你沒有忘記你必須愛什麼嗎？你沒有忘記那個字嗎？我教給你的那個字！」

「自然我沒有！只是一點胡鬧。」

「那末是什麼字呢？」

「彷彿我要在來客面前丟我自己底醜哩！多半意思是什麼可羞的東西。叫我詫異，假如我要說！」

「那末你忘記了。」

「噫，我沒有，竈神……愛你底竈神，這是他發明的，或者就沒有什麼竈神。為什麼人應當愛他們呢？他總是胡說！」

「但是在布白諾夫人家……」

「噯，你和你底布白諾夫！」

於是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很憤怒地從屋裏跑出去了。

「是去的時候了。再見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。」

我們走出去。

「看這裡，凡尼亞，第一先讓我們坐進這個轎車。對啦。第二，我昨天和你分別之後，我查出來一點事，不是猜的，卻是確實的。我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過了整整一點鐘。那個胖子是一個可怕的無賴，無廉恥的，下賤的野蠻，能作出各種詭計，而且有各種的卑污嗜好。這個布白諾夫也是因為同一方面的幾件奸滑的行爲，早就著了名了。一天，她幾乎拖住了一個可敬家庭底小女孩。她給那個孤女穿的棉紗衣服（如你今早晨所敘述的），使我不能安泰，因為我已經聽到點那類事情了。今早晨我又知道了另外一點事，完全是偶然地，不過我想我可以相信。她多大？」

「從她臉上我可以說是十三。」

「不過依他底年歲算小的。噫，這是她要那樣作的。需要的時候，她要說她十一，在另一時候，說她十五。而且因為這可憐的孩子沒有人保護她，她是……」

「那能够嗎！」

「你怎樣設想？布白諾夫夫人不會僅只因為慈悲而收留一個孤女的。而且假如那胖子也在徒費時光，你就可以準信是那樣的了。他昨天見了她。那個傻瓜西饒布留禾夫今天被允給他一個美人，一個已婚的婦女，官吏底妻子，有爵位的女人。那些邪蕩的商人子對於這樣事總是聰明的；他們總是圖求爵位。這像是拉丁文法中的規律，你可記得：要緊者居於尾字之前。不過我相信從今早晨我還醉着酒的。但是布白諾夫不如不大膽干與這樣事情。她也要欺騙警察；不過那糟糕！所以我嚇她一嚇，因為她知道爲了宿債底緣故……和其他一切，你可明白？」

我是可怕地吃驚。所有這些洩露都使我驚駭。我老怕我們要遲了，就極力催趕車夫。

「莫要不安。辦法已經弄妥了，」瑪司羅波夫說。「米特羅須加在那里。西饒布留禾夫要付錢；那個胖無賴卻要付皮。這是今早晨定規的。布白諾夫攔我來……因爲不讓她敢……」

我們到了吃食舖；但是名叫米特羅須加的人不在那里。告訴趕車夫在吃食舖底臺階那裏等我們，我們步行到布白諾夫夫人家裏去。米特羅須加在門口等我們。窗戶裏有鮮明的光亮，而且我

們聽到西饒布留禾夫沉醉的，格格的笑。

「他們都在這里，已經到了一刻鐘了，」米特羅須加說：「現在正是時候。」

「不過我們怎樣進去呢？」我問。

「你爲來客，」瑪司羅波夫回答。「他認識我，他也認識米特羅須加。一切實在是都鎖起來了，但卻不是爲了我們呵。」

他輕輕地敲門，門即刻就開了。看門的開了門，而且和米特羅須加對打了一個招呼。我們靜靜地走進去；屋裏沒有聽見我們。看門的領我們上了臺階，於是叩門。裏面叫他底名字。他回答有一位先生說要向她說話。

叩開了，我們都一同走進去。看門的不見了。

「唉呀，這是誰呀？」布白諾夫夫人叫，手裏拿着蠟燭，髮蓬而且沉醉的在榨小的入口裏站着。

「誰？」瑪司羅波夫迅速地回答。「你怎能問呢，安那特里芳諾夫那。你不認識你底尊貴的客人嗎？不是我是誰呢？菲力勃菲力皮須。」

「唉，菲力勃！菲力皮！須呀！是你呀……很歡迎……不過怎麼是你呢……我不知道……請進。」

她完全吃驚起來了。

「什麼地方？這裏嗎？不過這裏有格扇呵！不行，你一定要給我們較好的接待。我們要喝一滴香檳酒。不過這裏沒有小姑娘嗎？」

那女人即刻就恢復了她底信心。

「嘻，爲了這樣尊貴的客人，就是必得從地下掘，我也得弄到呀。我要從支那王國去要。」

「兩句話，安那特里芳諾夫那可愛的人兒，西饒布留禾夫到這裏來了嗎？」

「來了。」

「他正是我所要的人。他怎敢乘酒興沒有我就跑掉了，這惡徒？」

「我希望他沒有忘記你。他似乎等待什麼人；一定是你。」

瑪司羅波夫推門，於是我們進了一間兩個窗子的小屋，裏面有風呂草，枝條編的椅子，和一架

外表卑劣的鋼琴；一切如人所期望的。但是甚至在我們走進之前，當我們還在過道裏談話的時候，米特羅須加已經不見了。以後我聽說，他沒有進來，卻在門後等着。他以後有人給他開門。那早晨我從布白諾夫夫人肩上窺看的蓬鬆的，塗脂抹粉的女人，是他底夥伴。

西饒布留禾夫坐在一張簡陋的，充桃花心木的小沙發上，在上面蓋一塊布的圓棹前面。棹上有兩瓶溫暖的香檳酒，和一瓶可怕的蔗汁酒；有從蜜餞舖來的幾盤糖食，餅干和三種乾果。靠棹面對西饒布留禾夫坐着一個像面討厭，四十歲的麻女性，穿一套黑棉綢衣服，和一幅黃銅的胸針和鐲子。這是『官太太』，顯然是一個冒牌。西饒布留禾夫喝醉了，而且十分滿足。他底胖朋友沒有和他在一塊。

『人就這樣行事呀！』瑪司羅波夫盡量高聲狂叫。『還在請人到杜索忒 (Dussot) 店之後哩！』

『菲力勃菲力皮須，給我們這種歡樂嗎？』西饒布留禾夫喃喃道，帶着多福的神氣站起來迎接我們。

「你喝酒嗎？」

「原諒我。」

「莫要告罪，請你底客人們加入你們罷。我們是來和你專心作樂的。這里，我帶來一位朋友加入我們。」

瑪司羅波夫指着我。

「歡喜，這就是，你們給我歡樂。……格——格——唏！」

「嘻，你叫這香檳酒嗎？這倒更像『Kras』」（譯註）

「你侮辱我。」

「所以你不敢在杜索忒店露面了！而且在請了我之後！」

「他剛告訴我他到過巴黎，」官太太插嘴說。「他一定是撒謊。」

「費多司亞提提須那（Fedosya Titshna），莫要侮辱我。我到那里去過。我旅行過了。」

（譯註）俄國日常飲用的釀飲料。

「像他的鄉下老到巴黎！」

「我們去過！我們能我和卡爾泊華西里奇（Karp Vassilitch）——我們在那里穿漂亮衣服。你認識卡爾泊華西里奇嗎？」

「我要你底卡爾泊華西里奇幹嗎？」

「噯，這當然……這可以值得你們底時光。噯，在那里，在巴黎，在爵伯忒（Joubert）夫人家，我們打破了一個英國照身鏡。」

「你們打破了什麼？」

「一個照身鏡。全牆上面有一面鏡子；卡爾泊華西里奇喝醉了，他向爵伯忒夫人亂說俄國話。他靠那個照身鏡站着，肘倚在那上面。爵伯忒夫人以自己底方式向他銳叫起來，叫那照身鏡值七百佛郎（就是四百盧布），他會給打碎了的！他冷笑而且看着我。我坐在對面一個沙發上，一位美人在我身旁，不是像這裡的一個樣子的一幅嘴臉，卻是一個出色人物，這是唯一可以形容的名詞。他叫道，「司提盤特連提依奇（Stepan Terentyuch），唏，司提盤特連提依奇！我們平分，好罷！」

我說「幹」，於是他將拳頭在鏡子上吃力一打，滑拉！鏡子全成碎片了。爵伯忒銳叫起來，並且正對着他筆直走去了：「你作什麼事，你暴徒？（用她自己底方言。）」「爵伯忒夫人，」他說，「這裡是賠償，莫要毀壞我底名譽。」於是即刻付出六百五十佛郎。他們還爭論其他五十佛郎。」

在這時候，一聲可怕的，刺人的銳叫，從離我們那屋子兩三屋遠的地方傳來。我戰慄了，而且也叫出來。我知道那銳叫，那是伊里特底聲音。緊隨那可憐的銳叫之後，我們聽到其他的叫喊，咒罵，和一場爭鬭，最後是高的，響亮的，分明的批臉聲。或許是米特羅須加以自己底方式強施他底還報罷。忽然門凶猛地撞開了，伊里納面白眼迷，穿着破裂的白棉紗衣服，撞進屋裏來，她底一向細心收拾的頭髮，彷彿因為掙扎而蓬亂了。我臉對門站着，她直接衝向我，而且一下抱住我。各人都跳起來。各人都吃驚。她出現的時候有喊聲和驚呼。於是米特羅須加在門口現身了，從頭髮在身後拖着他底胖仇人，他是在無望地蓬髮的情況中了。他把他拖到門，於是把他扔進屋裏去。

「他在這裡！拿去！」米特羅須加帶着完全滿足的神氣說出來。

「我說，」瑪司羅波夫說，靜靜地走到我跟前，而且輕輕拍着我底肩頭，「坐我們底轎車，你帶

着這個孩子趕車回家去；這裏沒有你作的事情了。其餘的事情我們明天安排。」

我不用告訴兩次。我從胳膊抓住伊里納，而且把她從那個巢窠裏拿出去。我不知道那裏的事情是怎樣完結的。沒有人阻止我。布白諾夫夫人驚慌失措。一切事情經過得那樣快，她不知道怎樣干涉了。轎車在等着我們，二十分鐘我們就到了我底住處了。

伊里納似乎半死了。我解開了她衣上的鉤子，用水撒她，並且把她放在沙發上。她開始發燒而且不省人事。我看着她底白的小臉子，看着她底沒有顏色的嘴唇，看着她底黑頭髮——這曾細心地梳起來，而且上了髮油，雖然掉在一旁了——看着她整個的樣式，看着她衣服上這里那里還留存着的淡紅滑扣——對於那可憎恨的事實我就沒有一點疑惑了。可憐的小東西！她越來越壞。我沒有離開她，而且決心那晚上不到納特沙那里去了。時時伊里納擡起她底長的，箭似的眼毛看我，而且長時細心地凝視，彷彿她認識我一樣。她最後睡着了的時候，天晚了，過了半夜了。我離她不遠睡在地板上。

第八章

我起來得很早。夜裏幾乎每半點鐘我都要醒，而且起來細心地看我底可憐的小客人。她發着燒，而且微微不省人事。但是天要亮的時候，她熟睡了一種好表徵，我想，但是當我早晨醒來的時候，我決定跑去請一個醫生，而可憐的小東西還熟睡着。我認識一個醫生，一個性情很好的老鰥夫，他和他底德國的看屋人，從不記得什麼時候起，就住在佛來得米爾斯基（Vladimirovsky）街了。他允許十點鐘到我那里。我到他那里的時候是八點鐘。我很想順路到瑪司羅波夫家裏去看看，但是我改變意見了。昨天之後他準還沒有醒，而且伊里納許要醒來，發現自己獨自在我屋裏許要害怕。在她發燒的情況中，她許滿可以忘記了他是怎樣，而且在什麼時候到那里去的了。

我走進屋裏的時候，她醒了。我走到她跟前，而且謹慎地問她覺得怎樣。她沒有回答，只用她底有表情的黑眼睛，給我以長時的，長時的，專心的看望。我從她眼中的神氣想來，她完全意識到而且了解所發生的事。她不回答我，或者只是她底不可變的習慣罷了。在前一天和以前她來看我的

時候，對於我底有些問題她沒有發出一個字來回答，卻只用她緩緩的，堅持的凝視看着我底臉，在那凝視之中，有一種奇怪的驕傲，驚異，和不馴的好奇心。現在我在她眼睛裏看出一種苛刻氣，甚至一種不信任來了。我就要把我底手放在她底前額上試試她是否還在發燒，但是靜靜地，不說一句話，她用她底小手推回我底手，而且避開我轉向牆去了。我走開了，可以不至煩擾她。

我有一把大銅壺。我早就用牠替代煖炊煮開水了。我有柴木，看門的已經給我弄了够用五天的了。我點着爐子，弄點水，把茶壺放上。我把喝茶東西放在棹子上面。伊里納轉向我，而且帶着好奇心觀察這一切事。我問她，她不要點什麼嗎？但是她又轉開我，而且沒有答話。

「她爲什麼和我生氣呢？」我奇怪。「奇怪的小女孩！」

我底老醫生照他所允許的十點鐘來到了。

他帶着德國人的徹底性檢查了病人，而且他說她雖然發燒，卻沒有什麼特別危險，使我很歡喜。他加上說，她或者有另外一種痼疾，心臟跳動有點不規律，「不過那一點要特別的觀察，她現在是出了危險了。」較之因爲必需，倒是因爲習慣，他爲她開了一種混合藥和幾種面子藥，於是即刻

就接着問我，她怎樣來和我在一塊了。同時他驚異地細看我底屋子。這老人是一個可怕的饒舌者，他給伊里納驚着了。他要試她底脈的時候，她把她底手拉走了，而且不把她底舌頭給他看；對於他所有的問題，她沒有答一個字。在所有這些時候中，她只專心地凝視着掛在他頸子上的，大的司坦尼司拉夫（Stanislav）勳章。

「多半她是頭痛得很，」老人說，「不過她是何等地凝視呵！」

我不以為必須將關於伊里納的一切事都告訴他，所以就謊過他去，說那是一篇長故事。

「要是需要的時候就使我知道，」他走去的時候說，「不過現在是沒有危險的。」

我決心和伊里納在一塊呆一天，而且盡量少讓她一個人獨自留下，直到她十分好了的時候。但是知道納特沙和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會焦心的，假如她們空空等我了，所以我決定從郵便上讓納特沙知道，我那天是不能和她在一塊的了。我不能向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寫信。她曾經請我永遠莫要再寄信給她了，在我有一次當納特沙病時送了消息之後。「我底老人虎視我，當他看見從你來信的時候，」她說。「他要知道，可憐的親人，信裏是什麼，但是他不能問，不能決意問。所以他整天